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

德伯家的苔丝

(三)

主编：周 林

〔英〕哈代 著

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/周林主编. —北京: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1.6
ISBN 7-900060-23-5
I. 青… II. 黄… III. 文学知识-课外
读物-作品集 IV. I17

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·德伯家的苔丝

作 者: [英] 哈代

排版设计: 盛世文化传播(北京)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增光路 45 号综合楼

邮政编码: 100080

印 刷: 北京通成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总 印 张: 498.50 字数: 4 800 千字

版 次: 2001 年 6 月第一版

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 册

书 号: ISBN 7-900060-23-5/I.05

总 定 价: 5600.00 本册定价: 16.00

目 录

第四期 兰因絮果.....	1
2 5	1
2 6	2 6
2 7	4 2
2 8	5 7
2 9	6 9
3 0	8 2
3 1	9 9
3 2	1 2 1
3 3	1 3 7
3 4	1 6 0

第四期 兰因絮果

25

坐立不安的克莱,在天快要黑了的时候,跑到了外面苍茫的暮色里去了;把他赢到手里的那个她,已经躲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。

晚上也和白天一样地闷热.太阳倒是落下去了,但是除去草地上,就没有凉快的地方.大道.庭园的路径.房屋的前脸儿.场院的垣墙,都象炉床一般地烫手,并且把午时的热气,反射到夜间游人的脸上。

克莱坐在场院东边的栅栏门上,莫名其妙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.那天真是感情把理智压下去了。

自从三个钟头以前,他忽然把苔丝拥抱了以后,他们俩没再到一块儿.她好象是叫这件事吓怔了,差一点儿吓坏了:他呢,这件事情里不同寻常.未容思索.完全受环境支配那种种情况,使他心神不定起

来……他本来就是忐忑不安.观前察后的脾气么.现在他还不大认得清楚他们彼此的真正关系,也不知道,从此以后,在第三者面前,应该互相采取什么态度.

克莱到这儿来学徒那一天,本来想,牛奶厂里的寄寓,只能是他那生命里的一段插曲,一定要快快就过完,早早就忘掉;他到这儿来,就仿佛跑到一个有屏风隐蔽的洞室里一样,可以从那儿冷静地看着外面吸引人的世界,跟瓦尔特.惠特曼(瓦尔特.惠特曼(1819—1892),美国诗人,他最有名的诗集是《草叶集》.这儿所引是《过布露克林渡口》里的第一节第三至四行.)一起,向世界喊…….

你们这一群穿戴着平常服装的男男女女,
叫我看真觉得稀奇!…….

然后再决定采取一种新计划,重新投到那个世界里去.但是,你瞧,外面吸引人的光景,现在已经输送到这儿来了.原先趣味浓厚的世界,现在倒变成了无

声无色的哑剧了；而这儿这个表面上暗淡沉闷，毫无热情的地方，现在却象火山一般，猛然喷出空前的新异景象，把他从前在别处的所见所闻，都一概湮没了。

所有的窗户都是敞着的，所以全厂里就要安歇那些人发出来的每一种声音，即使极其细弱，也能隔着院子，传到克莱的耳朵里。这座牛奶厂，本来非常鄙陋，完全无足轻重，他纯粹出于不得已，才到这儿来暂时寄寓，所以他一向没重视它，没觉得它会是一片景物上有任何意义的东西，值得叫人徘徊流连。但是现在这所房子，变成了怎么一种样子了呢？那些年深日久，长满青苔的砖砌山墙，都轻柔地吐出“别走”的字句，窗户都微微含笑，门户都甘言引诱，举手招呼，长春藤也都因为暗中同谋，满面现出赧颜。原来屋里住了一个人，影响深远，感染强大，竟使她的人格，都侵入了砖墙。灰壁，和整个覆在头上的青天，叫它们也都含上了热烈的感觉而搏动。到底是什么人，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一个挤牛奶的女工。

这座幽静隐僻的牛奶厂里所过的生活,对于克莱,会变成非常重大的事情,真令人惊讶.新生之爱,固然得说负有一部分责任,但是却也不尽然.原来生命之伟大与藐小,并不在于它对外界发生影响的大小,而在于它自身对事物之经历体验,(比较《还乡》第二卷第五章,"有一种面孔,让看了的人生出来的概念,不是日月逝去而年龄增长,却是阅历积累而经验增多.....只用岁月表示.....洪水以前那些人的年龄,倒还于实无亏,但是一个现代人的年龄,却得用他阅历的深浅来衡量."又《林地居民》第一章,"那个小村庄.....处在世界的大门以外.....然而也就是在那儿,却有时真象沙夫克里斯那样伟丽.谐调的戏剧,会在人生里实地扮演起来,因为他们那儿感情都是集中的,生活都是紧密交错的.")这一点,克莱和许多别人都很明白.一个易受感动的乡民,和一个冥顽不灵的皇帝相比较,还是那个乡民的生活,过得更丰富.更伟大.更变幻神奇.用这种眼光来看,他觉得,牛

奶厂里的生活也和别处的生活同样有重大意义。

虽然克莱不顾世俗,有许多缺点,许多毛病,但是他却是个有良心的人.苔丝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行喙息.么麽细弱之类,可以随便玩耍完了就丢开了.她是一个女人,过的是人人视为至宝的生命,这个生命,不管她自己觉得是苦是甜,对于她,也象对于最伟大的人物同样戴方履圆,有其位分.对于苔丝,整个世界全凭她的感觉,一切生命的存在,全靠她的存在.天地宇宙,对于苔丝,也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她下生那一天,才创造出来的.

如今他硬来纠缠的这个有知觉.有感情.有意志的生命,就是无情的造化肯给苔丝的唯一生存机会.....就是她的一切;她唯一.同时又是她所有的机会.那么他怎么能把她看得不及自己可贵呢?怎么能把她当作一个好玩的小小玩偶,把她抚摩戏弄,戏弄够了再把她甩开呢?怎么能不拿十二分的真心,对待他所引起的爱情(因为他知道,虽然她外面上沉静,

心里头却非常热烈,非常易受感动),好叫她不至于悔恨痛苦,不至于身败名裂呢?

要是还象原来那样,天天和他见面,那么已经起了头儿的事,就得继续发展.他们两个的关系既是那样密切,那么见了面儿,就免不了要互相温存;这是血肉之躯所不能抵抗的;但是这种趋向如果发展起来,会有什么结果,他现在还不能确定,因此他决定,先把他们两个要共同从事的操作,暂时避开一下.顶到现在,所惹的祸还不算大呢.

不过这个不再和她接近的决心,却不容易实现.他的脉搏每跳动一次,都把他往苔丝那儿推动一下.

他想要离开这儿,去看看他家里的人,那样也许能探听出他们对这件事的口风来.他在这儿学徒的期限,不到五个月就要满了;过了那时候,再到别的庄田上待几个月,他的农业知识就学全了,可以开始独立经营了.一个庄稼人,不需要一个内助吗?庄稼人的内助,还是应该是客厅里陈设的蜡人呢,还是应该是懂

得庄田活计的女人呢?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沉默无言的那一种;(英国谚语,"沉默无言,就等于同意赞许.")那正中他的下怀;虽然那样,他还是决定先回家去走一趟。

有一天早晨,塔布篱牛奶厂里的男男女女,都正一块儿坐下要吃早饭,有一个女工说,那天怎么老没看见克莱先生。

"哦,不错,"老板说,"克莱先生回爱姆寺,看望他爹娘去了,过几天才能回来."

那张饭桌上,有四个情深义重的人,觉得那天早晨的太阳,一下光沉耀绝,鸟儿的歌声也一下变得响沉音弱.不过谁都没在态度和言谈方面,露出茫然木然的神情来。

"他在俺这儿学徒的期限快要满了,"老板冷冷落落地说,却不知道,这种冷落就是残酷;"所以俺想,他正打算到别处去的办法了."

"他在这儿还能待多少日子啊?"伊茨·秀特问;她

们四个满怀忧郁的人里面,只有她还敢相信,自己的嗓音不至于岔。

没敢发问那三位,也都静静地等候老板的回答,仿佛这个答案关系到她们的生死一般;莱蒂把嘴张着,把眼一直盯着桌布;玛琳红红的脸上更添了一阵热;苔丝心里怦怦地跳,眼睛往外看着草场。

"俺得看看俺的日记本儿,才知道准日子,"老板照旧用那种令人不耐的冷落态度回答."不过那个日子,也不能固定不变.他一定还要多待几天,见习见习干草院里下小牛的情况.俺可以说,他总得迟延到年底下,才走得了."

那么,还有四个月左右的工夫,能够和他相处一地,享受这种又叫人心疼.又叫人打心眼儿里觉得快乐的日子.....这种"痛苦和欢乐互相纠缠"(引自英国诗人史文朋(1837—1909)的《爱特兰特在凯里顿》第一〇七〇行.)的日子了.过了那个时候,就是无法形容的昏昏长夜了。

★

★ ★

那天早晨他们谈论克莱的时候,克莱已经离开他们有十英里了.他正在一条狭窄的篱路上,朝着爱姆寺他父亲的公馆,骑着马走去;老板娘除了叫克莱给他父母带了问候的话以外,还送了他们一些脂血肠.一瓶蜜酒,都装在一个小篮子里,累累赘赘地勉强带在马上.那条白色的篱路,在他面前展开;他一路走来,眼睛不离路;但是心里想的,却是来年的计划,不是路上的光景.他爱苔丝,是一点儿也不错的;但是他该不该娶她呢?他敢不敢娶她呢?他母亲和他哥哥们,该觉得怎么样呢?事后再过两年,他自己该觉得怎么样呢?这得看这番暂时的情感里,还是含有生死不渝那样深情的种子呢?还是只因为她长的好看,而生出肉欲的爱慕,没有永久的性质作基础呢?

走了一会,他父亲住的那个四面环山的小市镇.那个红色石头建造的都铎王朝式(都铎王朝,英国王

室的一个朝代,始于四八五年亨利第七,终于一六〇三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.赫门.里说,"毕阿寺数经大火,但它那早期英式和垂直式的教堂和有雕刻的高阁,却均未罹难.")教堂高阁,以及牧师公馆附近的一丛树木,到底都清清楚楚地在他下面出现了;他就朝着那个他很熟悉的栅栏门,一直往下走去.进门以前,他往教堂那面瞥了一眼,看见法衣室(法衣室,教堂之一部,储藏法衣帷幔等.有时也用作主日学校.)门前,站着一群小女孩儿,小的有十二岁,大的有十六岁,显然是在那儿等什么;果然待了不大的工夫,来了一个女人,岁数比那些小女学生大一点儿,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儿帽子,身上穿着一件浆得挺硬.日常所穿的细纱长衫,手里拿着两本书.

克莱和那个女人本来很熟.他说不定她看见了自己没有;他想顶好她没看见自己,因为这样,他就不用过去跟她打招呼了;她固然是一个无瑕可指的女孩子,但是他却非常不愿意和她寒暄,因此他就认为,他没

看见自己,而走过去了.原来这位年轻的女人,正是梅绥.翔特小姐,她父亲和克莱的父亲是老朋友,又是老街坊,只她这么一个独生女儿.克莱的父母心里暗暗盼望,将来有一天,克莱能娶这位小姐作媳妇.这位小姐,对于信心万能论(信心万能论,为宗教上一派主张,认为在福音制度下,道德法条对基督徒无拘束力,得救者唯一条件是信心.),对于《圣经》讲解,都尽其能事,现在显然是正要去上查经班的了.但是克莱的心,却正飞向发尔谷里那些情深义重.生活在炎夏.热烈得象炎夏的异教徒那儿去了,想起她们那玫瑰色的双颊,只有点滴的牛粪,算是她们的俏皮膏;特别想起的,是她们里面情感最热烈的那一位.

他这次回爱姆寺,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,事先并没写信通知他父母,本来打算在快吃早饭的时候,趁着他父母还没出门作教区上的工作,赶到家里.他到家的时候,已经稍微晚了一点儿.他家里的人,都已经坐着吃起早饭来了.一见他进来,坐在饭桌旁边那些

人,都跳起来欢迎他.这几个人里面,一个是他父亲,一个是他母亲,一个是他大哥斐利道长.他是邻郡一个市镇上的副牧师,正请了两个礼拜以内的假,回到家里;一个是他二哥克伯道长.他是一位古典学者,母校的研究员和主任,因为暑假,从剑桥回来消夏.他母亲头上戴着软胎小帽,鼻子上架着银丝眼镜.他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,貌如其人,诚恳.热心.敬畏上帝,有点苍老消瘦,年纪大约六十五岁,灰白的脸上,因为思深虑坚,满是皱纹.抬头看去,墙上挂着安玳那个大姐姐的像片,他们是兄弟姐妹中间年纪顶大的,比安玳大十六岁,嫁给一个传教的牧师,到非洲去了.

象老克莱先生这样的牧师,近二十年以来,在现代的人里面,差不多都绝迹了.他是维克利浦.胡斯.路德.加尔文(维克利浦(1320?—1384),英国宗教改革家.胡斯(1373—1415),波希米的宗教改革家.路德(1483—1546),德国宗

教改革家,为宗教改革的领袖.加尔文(1509—1564),法国神学家兼宗教改革家,为宗教改革领袖之一.)以来.一脉相传的真正嫡派;福音教徒中的福音教徒;从事于劝人信教,化恶人为善人;思想.生活,都象耶稣的门徒一样地单纯朴素;他在还象素丝未染的少年时期,就对于人生较为深奥的问题,一下拿定了一准的主意了,从那时以后,再也不许对之更加推论引申.就是和他同时同道的人,都觉得他太极端;但是同时和他完全不是一派的人,看到他那样彻底,看到他以那样大的魄力,只顾应用原理,不管原理有没有问题,也都叫他感动了,就是本来不愿意敬爱他的,也不由得要敬爱他.他爱的是大数的保罗,喜欢的是圣约翰,恨的是圣詹姆士,不过不敢恨得太厉害就是了,对于提摩太.提多和腓利门有些喜欢,也有些憎恶.(保罗,宣传基督教最主要的圣徒,见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.第十三章等处.他传教的时候,受过许多苦难,据说他后来到底在纪元后六十七年左右,在罗马殉道.